

石家庄米晓征遭洗脑班迫害经过

【明慧网】河北廊坊市洗脑班自二零零零年始，关押过上千名大法学员。廊坊“610 办公室”主任韩志光，紧随江氏集团积极参与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指使恶人赵丽华、李树香、郭玲、张敬新等，在月城宾馆、安次区第二招待所、交通宾馆等地多次办邪恶洗脑班，强行对廊坊地区上千名大法学员实施洗脑转化，迫害手段非常邪恶、隐蔽。他们把学员隔离关押，施暴者暗中实施迫害，被曝光后恶警还诬蔑大法学员造谣，继续欺骗世人。

二零零六年初，大法学员米晓征被劫持到廊坊市洗脑班。米晓征在河北省会洗脑班已经遭受了八个多月的残酷迫害，因不妥协，河北省“610”将她转到廊坊洗脑班，妄图换一种更隐蔽的手段对她进行洗脑迫害。米晓征没有被廊坊洗脑班的伪善所迷惑，利用机会写遭受迫害的文章揭露邪恶，并讲清真相。以下是米晓征在河北省会洗脑班遭受迫害的一些情况。

二零零五年四月，米晓征被关入河北省会洗脑班，她绝食两个月抗议非法关押，被恶人野蛮灌食。恶人王新彩、王贵新、梁恣凌等围着她强行灌输恶党歪理，打她、辱骂她，逼她写“四书”。米晓征大声喊出来揭露恶人们的丑恶言行，喊声响彻整个楼道，因此这些情况很快就上了明慧网。

九月初，恶徒害怕再被曝光，就把米晓征从一楼关到无人的二楼，进行更残酷的迫害。恶警袁书谦、姜青春和梁恣凌、吴玉霞、尚正典等八、九个恶徒轮班对她熬夜 10 天。

恶警姜青春打了米晓征四、五个耳光，致使她左耳一个月听不见声音；恶警袁书谦把米晓征的双臂往背后上抬，用脚尖上踢她裆部；袁书谦还强行往她胳膊上写侮辱师父和大法的话；恶人朱军会很命打她耳光，打得她鼻子出血，染得被子和衣服上都是血迹；恶人王贵新用手狠狠的掐捏米晓征的锁骨、大腿窝、肋骨等敏感处，或捏她身上的肉，让她痛苦不堪；为了不让她睡觉，恶人们轮番用手拍打她，一晚上成百上千的巴掌，还用苍蝇拍打她，导致左膝盖大片青紫；王贵新嘴里除了邪悟谬论就是侮辱谩骂，十分恶毒；恶人王新彩用吐沫往米晓征脸上粘白纸条，用肮脏下流言语对她进行人格侮辱；恶人吴玉霞、尚正典强行给米晓征念恶党文章，她不听，两人就气急败坏的狠打她的头；尚正典强行给她“按摩”不让她睡觉，令她生不如死。但米晓征坚定正念，任何情况下都不妥协。

恶人们怕恶行被曝光，实施迫害时十分隐蔽。表面让米晓征的母亲陪着，一到他们要逞凶时，就把她母亲骗回家，又关门又关窗，甚至把窗帘都拉上；米晓征喊时，他们就用脏抹布拼命往她嘴里塞，致使她的嘴都出了血。洗脑班里的这些迫害只有实施者知道，就连那里的门卫等其他工作人员都无从知晓。这些恶人、恶警关起门对大法学员行凶施暴，出了门就换上一副伪善面孔，所以很多人无法想象迫害的邪恶。

廊坊洗脑班和石家庄洗脑班仍在行恶，希望广大民众认清恶党画皮背后的邪恶，共同清除为祸人间的共产邪灵。

悉尼游行集会支持一千四百万民众退出中共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四日，澳大利亚悉尼各界的数百民众和不同团体的代表在市中心举行游行和集会，祝贺逾一千四百万民众退出中共。◇

明慧週報

●石家庄版● 第 67 期 2006 年 10 月 26 日

台湾逾半县市议会决议 谴责中共暴行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一日，台湾台中市市议会第十六届第三次临时会，通过提案《编号卫生类 3-12 号》“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与非法贩卖人体器官之暴行案”。迄今，台湾二十一个县市中，已有逾半数县市议会通过该案，其它县市议会也正在联署提案中。

如众所知，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到中共的残酷迫害，而海峡对岸同样承传华夏文化的台湾，十余年来，台湾法轮功学员从几百人增加到三十多万人，近千个炼功点遍及各地，甚至远达离岛。各级政府及各政党也非常肯定法轮功净化人心、改善人民身体健康的成果，从总统、副总统，历任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台北市市长、多位县市市长及县市市议员、各县市的立委等均多次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

从 9.11 事件的电视画面 质疑天安门自焚案

【明慧网】看到明慧刊登的“胡锦涛探望军医华益慰”有感的文章，我想起了二零零一年看到的美国 9.11 恐怖事件中，那段飞机撞楼的电视画面，从中启发我彻底识破天安门自焚的骗局。

纽约世贸大厦双塔楼被撞，是突发事件。按理说，看不到大楼被飞机撞上去、瞬间倒塌的画面。那么这样的画面又是如何偶然捕捉到的呢？从画面中可以观察出来。

两栋大楼不是被同时撞倒的，是相隔一段时间的。第一栋大楼的画面上看不到飞机撞上去的镜头，只是看到浓烟滚滚。一定是记者突然发现大楼冒烟起火，匆忙赶到拍摄的。恰巧此时，空中又飞来一架飞机，记者才捕捉到了飞机朝着第二栋大楼迎面撞上去的画面。

那么也就是说，凡是突发事件，能捕捉到现场镜头的，都是有一个偶然的因素存在，不是轻易拍到的。为什么中央电视台没有一点偶然因素，就能把天安门自焚那样的突发事件完整拍摄下来，不可疑吗？



并且又破绽百出的加上早有准备的灭火器、灭火毯、烧不坏的雪碧瓶等疑点镜头，不显然是演戏吗？

◇

【明慧网】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前，高大维博士曾是广东华南理工大学轻工食品学院的院长，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的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

导师。九四年八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他，目前在美国一家公司做技术与研发经理。

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修炼法轮功十二年以来，他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就此记者专访了高大维。下面是访谈录的部分内容。

◆ 亲身经历让我不得不信

记者：高博士，您是如何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大陆不少人感觉修炼似乎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您能谈谈您开始炼法轮功的感受吗？

高大维：我于一九五三年出生在贵州黔北山区的习水山城，因文革和生活困难只上到初中二年级。一九七七年作为中国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时，已是二十三岁。在三年半大学时间里，我用了半年补完高中数理化，随后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三年大学课程，并奇迹般的考上硕士、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获得国家科技奖，并于三十七岁时，被评上华南理工大学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之一。

当时心里想的就是如何做出成绩，如何比别人强，为了名、利、色、气苦苦拼搏奋斗，结果把身体弄的很糟。年纪轻轻我就患上了肝炎、胃炎、支气管炎、鼻窦炎、失眠、习惯性感冒，还有严重的膝关节炎。那时我的腿只能下蹲到六十度就疼的不行了。我家几乎备有市面上所有的保健治疗仪，各种各样的药也吃了不少，我还学了好几种其它气功，但都不管用，身体一直很差，脾气也越变越坏。

九四年八月经朋友介绍，我开始学炼法轮功。开始我觉的《中国法轮功》中讲的有些东西太神奇，不可思议，当时我想：我虽然在社会中有一点成就，可在气功修炼领域我是个小学生。我不能用自己现有的肤浅知识对未知领域妄下断言。虽然李老师讲出的高深道理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我知道“真、善、忍”好，我就先按这三个字起步去做吧！

于是我坚持学法炼功。九四年底，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老师办的最后一期面授班，也就是广州第五期学习班，那些天，我经历了许多神奇的事。

师正、法正、路正

——采访原广东省法轮功辅导总站站长、优秀科学家高大维

比如在李老师办的九天面授班的头三天，我坐在那听课，不到半小时我的脚底下就出一滩水印，而我的皮鞋底却是干的。脚换个地方，不一会又出个湿脚印。三天后我的膝关节不疼了，还能下蹲了。我明白，那是李老师帮我把体内的寒气驱除出来了。



接下来经过两个多月的学法炼功，我肝区部位的皮肤发出了很多小红疱，一颗颗跟玉米粒一样，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又红又痒。一周后红疱干疤掉皮，同时，口苦口臭，厌食、烦躁失眠等肝炎症状也随之消失了。

就这样，我每天学法炼功，三个月内我原有的七八种病症都消失了，觉的自己变成了个新人。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在当年的体检中，医生都很惊讶于我的变化，他们说我的内脏器官好象被清洗过的，血管一根根洗的干干净净的。我知道这是法轮功带给我的变化。

◆ 法轮功是更高的科学

记者：作为科学家，您怎么看法轮功给您带来的这些变化？如何从科学角度看待法轮功呢？

高大维：我们现在说的科学，主要是指西方实证科学。东方的修炼文化，还有宗教的神奇事迹，都不在实证科学的范围内，但人类的科学也是要发展的，现在科学还没触及到的东西，并不一定就不是科学。目前人类的知识很有限，我们不能被僵化了的观念约束了自己。

就拿我的身体变化来说吧，我没吃任何药，就靠修炼法轮功病就好



能量场——法轮功学员炼功时拍到的奇妙景象

了。不光我这样，我认识的中国大陆许多法轮功学员中，甚至成千上万的人都重复了我的经历，这不就是真实而超常的“群体现象”吗？这不正是人类最值得进一步去探索的超常的科学吗？

在我开始炼功的前半年，《转法轮》中讲的开天目、玄关设位、另外空间的许多现象，我在似信非信中都亲身经历过、看见过。《西游记》中讲的很多神话现象，如变大缩小、不怕冷热等，我都亲身体悟过。那种美妙的感受，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法轮功在人的精神境界方面带给修炼者的变化也很大。当时我身边的朋友、学生、同事都发现我的世界观、为人处事、工作方法等都改变了。比如我刚当院长后，由于年轻气盛、主观武断，和领导班子一些成员关系比较紧张。后来学习了《转法轮》中“业力的转化”、“提高心性”等章节后，我开始向内去找自己的不足，一步一步的去检查自己不符合“真、善、忍”的言行、观念和争斗心，一件事一件事的去忍。后来我的心态变的祥和起来，不知不觉中能够在处理问题时考虑对方，结果班子更和谐了，后来我们学院还被评为了广东省文明单位。

在日常工作中，我也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随波逐流。作为学院院长，经常碰到拉关系、收礼送礼等事，我都拒绝了。连单位评职称、申请项目经费等，我也按修炼人的标准，劝告我的员工和学生们，尽量把平时的工作和申报材料搞好，其它的就顺其自然。结果那几年我院晋升高职称人数在全校是最多的；我们的学院、学科申请项目命中率也是全校最高的。真应了李老师的著作《法轮佛法（在悉尼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

记得一次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采访我和一批有成就的青年专家。记者在采访的最后问我：你生活的座右铭是什么？你最崇拜的人是谁？我回答说，我的座右铭就是时时、事事、处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最尊敬的人就是教诲我时时事事处处按照“真、善、忍”行事的李老师。（原载《大纪元新闻网》）◇